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197)	
函號	365	6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恩獎

名望

廉慎

知禮

恩獎

商誥有懋賞之文周書有報功之典皆所以獎勵群  
品申其智力者也若乃膺使乎之選將天子之命奉  
辭無辱察廉不私適變制宜而事以戡濟宣威布惠

册府元龜

奉使部

卷之六十四

七



而下皆柔服殊俗畏稟王靈暢洽還奏合旨機用周密既專對而加敏且獲考而有光斯可以使於四方謂之士矣繇是疇其闕闕形於恩紀寵之以爵秩優之以賜予便蕃渥綍以示敦勸蓋夫載馳於役勤足以稱出境安國任斯為重至於褒賚之數又豈限乎羹等哉

漢陸賈以客從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說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

蓋寬饒宣帝時為大中大夫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

陳咸成帝時為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平當為博士給事中使行流民幽州使者十一人為最遷丞相司直

樓護為諫大夫使郡國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

後漢杜詩為侍御史安集洛陽將軍蕭廣放縱詩格殺廣還以狀聞光武召見賜以祭鼓

宋均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乃



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

雷義順帝時守灌謁者

漢官儀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不滿歲稱

灌謁者使持節督郡縣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

十人旋拜侍御史

第五種桓帝時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

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

也使廉察災害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

蜀簡雍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維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昭德將軍吳是儀大帝時為侍中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拜尚書僕射

晉侯史武帝時為散騎嘗侍與皇甫陶苟廙持節循省風俗及奏事稱旨轉城門校尉

宋裴松之為國子博士文帝元嘉三年誅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松之甚得奉使之義轉中書侍郎



南齊蘇侃爲冠軍錄事參軍時巴西人李承明作亂高帝議遣侃銜命慰勞還除武寧監加建武將軍劉係宗武帝初爲寧朔將軍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還帝曰此役有征無戰以特平蕩百姓安帖甚快也賜係宗錢帛

茹法亮永明初爲龍驤將軍詔曰茹法亮近在淪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齊奮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績封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戶

裴昭明爲祠部通直郎永明三年使後魏武帝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爲始安內史

陳徐儉爲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令儉持節喻旨紇初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轉禍爲福未爲晚也紇默然不答懼儉沮其衆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遣人守衛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遣儉從間道馳還高祖仍以儉悉其勢形敕儉



監昭達軍統平帝嘉之賜奴婢十人米五百斛除鎮北鄴陽王諮議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

後魏公孫表初為慕容冲尚書郎道武時歸朝以使江南稱旨拜尚書郎

李順為四部尚書時使沮渠蒙遜知蒙遜將死又聆其對竹<sup>并</sup>太武大悅於是賜絹千疋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

高允弟推為散騎嘗侍使宋南人稱其才辯遇疾卒於建業朝廷悼惜之喪還贈輔國將軍臨邑子謚曰恭賜命服衣冠允為之作誄

古弼明元時為獵郎使長安稱旨轉門下奏事

李佐字季翼孝文初以兼散騎常侍銜命高麗以奉使稱旨還拜嘗山太守賜爵真定子

王嶷字道長為南郡大夫出使巡察青徐兗豫撫慰新州觀省風俗遷南部尚書

韋珍為尚書郎會蠻首桓誕歸款珍奉使招慰之凡所招降七萬餘戶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除左將軍樂陵鎮將賜爵霸城子

崔賢為中書侍郎延興中受詔使齊州觀省風俗行兗州事以功賜爵桐廬縣子



柳崇爲尚書外兵郎中屬荆郢新附南寇窺擾詔崇持節與州郡經畧兼加慰諭還遷太子洗馬本郡邑中正

張彝爲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

封軌太和中爲儀曹郎中使高麗先是契丹虜掠邊民六十餘口又爲高麗擁掠東歸軌具聞其狀移書徵之高麗王雲悉資給遣還有司奏軌遠使絕域不辱朝命權宜曉慰邊民來蘇宜加爵賞詔曰權宜徵口使人常體但光揚有稱宜賞一階轉考功郎中

堯暄爲南部尚書于時始立三長暄爲東道十三州使更比戶籍賜獨車一乘廐馬四匹

鹿念字永吉莊帝爲御史中尉念爲殿中侍御史時梁豫章王綜以徐州降念請爲使以觀其虛實念入徐州盟約乃固綜降後詔曰日者法僧父子頑固自天長惡不已竊城外叛職此亂階遂使彭宋名藩翻爲賊有雖宗臣名將揮戈於泗濱虎士雄卒竦劍於汴渚然高墉峻堞非可易登廣浚深隍實爲難踐是用日曷忘食中宵憤惋者也而行行謂梁武帝都督豫章王蕭綜體運知機欲歸有道潛遣密信送款於都督



臨淮王于時事同夜光能不案劍殿中侍御史監軍  
鹿念不憚虎口視嶮若夷便能占募人驗虛實誓盟  
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我兵甲亦是念之力焉  
若不酬以榮祿何以勸勵將來可封定陶縣開國子  
食邑三百戶除員外散騎嘗侍

王靜爲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謐害城民怨  
叛詔靜以驛慰諭咸即降下以奉使稱旨賜帛五百  
疋

邢祐爲員外散騎嘗侍使於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  
將軍

後周宇文測初仕後魏爲司徒右長史孝武疑齊神  
武有異圖詔測詣太祖言令密爲之備太祖見之甚  
歡使還封廣川縣伯邑五百戶

楊勰仕西魏爲撫軍將軍時東魏遷鄴太祖欲知其  
所爲乃遣勰間行詣以觀察之行還稱旨授通直散  
騎嘗侍車騎將軍

楊薦爲太祖帳內都督時蠕蠕請和親遣薦與楊寬  
厚并結婚而還進爵爲侯

岑善方初爲梁元帝刑獄參軍元帝初請內附以善  
方兼記室充使詣周應對閒敏深爲太祖所嘉自此



恩獎

往來凡數十反高祖特錄善方克使之功追其子之  
利之象入朝授之利都督代王記室參軍之象掌式  
中士

王慶為中將軍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  
後使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  
我國喪者皆勢面表哀况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  
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  
嘉之錄慶前後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大夫  
陸逞為司宗中大夫屬北齊遣侍中斛斯文畧中書  
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鄰好盛選行人詔逞為使主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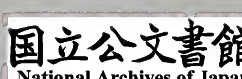
公正為副以報之逞美容止善詞令敏而有禮齊人  
稱焉還屆近畿武帝詔令輅車儀服郊迎而入時人  
榮之

隋元暉初仕周為武伯下大夫使突厥結和親又武  
帝之聘突厥后也令暉致禮焉加司憲大夫後平關  
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邑四萬戶

長孫晟仕周為司衛上士送千金公主于突厥周察  
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  
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

辛彥之在周為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

奉使部





賚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戶

賀若誼初仕周爲直閣將軍使茹茹約其連和還太祖嘉之拜車騎大將軍畧陽公府長史

常師仕周爲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詔於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賜錢三百萬

蘇孝慈仕周爲都督聘于齊奉使稱旨遷大都督其年又聘于齊還授宣納上士

柳裘周末爲內史大夫高祖總百揆詔裘諭并州總管李穆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裘後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丸環帶一腰

柳莊仕後梁爲鴻臚卿高祖踐祚莊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爲晉王納妃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

長孫平開皇中爲工部尚書時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高祖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縑三百疋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爲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疋及還平進所得馬帝盡以賜之

裴矩爲內史侍郎時啟民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房彥謙爲監察御史陳平奉詔安撫泉



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  
婢七口

栢彧為治書侍御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  
長史贓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  
高祖嘉之賜絹布二百疋氍三百領拜儀同三司仁  
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  
疋

許善心為禮部侍郎煬帝大業初副納言楊達為冀  
州刺使稱旨賜物五百疋

盧昌衡為金州刺史奉詔持節為河南道巡省大使  
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二百段

栢譽之大業中為光祿少卿時啟民可汗自以內附  
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煬帝使譽之諭令出塞及還  
奏事稱旨拜黃門侍郎

唐襄武郡公琛高祖為唐王時使突厥結和親還高  
祖大悅進封郡王

鄭元璠武德中以太常卿使突厥還高祖勞之曰卿  
在虜庭累載拘繫蘇武弗之過也拜鴻臚卿貞觀中  
復使突厥說頡利引軍還太祖致書慰之曰知公已  
共可汗結和遂使邊庭停警烽火不然和戎之功豈





止魏絳金奏之錫故當非遠

崔敦禮為兵部侍郎頻使突厥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

崔琳為鴻臚卿玄宗開元十九年以奉使入蕃特加御史大夫寵之也

信安郡王禕與嗣魯王道堅牛仙客宋詢劉日正班景倩唐召等為諸道採訪使開元二十四年各賜一子官賞其巡察之勞也

李暉為工部尚書東郡留守使吐蕃稱職轉兵部尚書

李孝芳為御史大夫充和蕃使代宗廣德三年使還加禮部尚書錄功也

崔倫前為御史中丞大曆四年以使絕域功為尚書左丞

崔漢衡為檢校禮部員外郎大曆六年為和吐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德宗建中二年吐蕃請盟詔除殿

中少監兼御史大夫為和吐蕃使會宰相張鎰與吐蕃盟於清水使還遷鴻臚卿四年吐蕃使朝貢加檢

校工部尚書復使吐蕃興元初居奉天吐蕃遣師佐渾瑊敗朱泚兵於武功以功轉檢校兵部尚書兼祕





書監西京留守

李紆貞元初為兵部侍郎時誅李懷光兵會河中詔紆宣慰以勵節將還報合旨拜吏部侍郎

樊澤貞元中為都官員外充吐蕃和蕃使回遷金部郎中山南節度行軍司馬

盧群為兵部員外郎使淮西以奉使稱旨俄遷為檢校秘書少監義成軍節度行軍司馬

房式為給事中將命河朔式歷使諸鎮諷諭之還奏愜旨除陝虢觀察使

班宏為給事中使盛德軍李惟岳惟岳厚賂之宏皆不受還報合旨遷刑部侍郎

關播為都官員外郎時湖南山洞中王國良聚眾為盜令播往宣諭之使回改兵部員外郎

袁滋為工部員外郎貞元十四年西川韋臯始通西南夷變長異牟尋貢琛請吏朝廷方命使慰撫選郎

吏可行者皆以西南之遠憚之滋獨不辭德宗深嘉之以本官兼中丞持節入南詔未行遷祠部郎中使

如故使還擢為諫議大夫

柳晟為檢校工部尚書憲宗元和初充入廻鶻弔祭册立使復命遷金吾大將軍





孟簡爲司封郎中元和四年使荆襄湖南宣撫時簡  
示綠遣使追賜緋袍銀魚

裴度爲御史中丞元和十年五月自淮西行營宣慰  
還言軍事多合帝意加兼刑部侍郎

柏耆將軍良器之子元和中王承宗再以恒山叛朝  
廷稍厭武事思用恩澤濡煦者以處士於淮西行營  
以畫干裴度願爲是行承宗果請質二男獻兩郡憲  
宗酬其功使除右拾遺

胡証爲金吾大將軍穆宗即位以太和公主出降回  
鶻証以本官檢校工部尚書克和親使光祿少卿李

憲爲副使還証拜工部侍郎憲遷檢校右散騎常侍  
兼太府卿

崔瑄爲監察御史敬宗寶曆元年自鎮武使廻鶻延  
英對問遠地言朕如何瑄對曰四方皆言陛下納諫  
如流帝大悅命賜緋魚袋

後唐薛仁謙爲通事舍人莊宗即位三聘於吳得使  
乎之體遷衛尉少卿引進副使

晉劉昫高祖時爲給事中天福四年與給事中盧重  
自契丹使廻頒賜器幣

馮道爲相以天福四年二月與左散騎常侍帝勲禮



恩獎

部員外郎揚昭儉自契丹使廻帝慰勞隆至錫賚豐厚

邊光範為給事中天福八年與前登州刺史郭彥威使於契丹各賜紫欵正旋襪衣著五十疋綵一百疋錢五十貫文銀鞍轡馬一匹

周裴羽初仕後唐為吏部郎中末帝清泰年再奉命閩州還賜金紫遷太常少卿

名望

周官載行人之職漢家嚴使者之制歷世妙棟式克允濟芳乃持節殊俗展幣與國或奉察察之寄是總

黜陟之權故有行實素優才用顯著為他境之欽信見所至之欣慕敦成鄰好暢達威聲罔失一介之辭無辱大臣之命藹然後望昭乎令譽豈憚煩於脂牽實增輝於原隰者矣

漢張騫為郎應募使月氏匈奴得之留十餘歲歸漢拜大中大夫後封為博望侯漢通西域騫鑿空

始開通西域道也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以行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諸後使

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質信也外國由是信之

後漢周舉為諫議大夫順帝永和六年詔遣風俗巡





行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  
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美尚書樂巴侍御史  
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大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  
分行天下其刺史三千石有賊罪顯明者驛馬上之  
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  
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  
俊  
蜀費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大帝甚器之謂禕曰君天  
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  
晉羅憲仕蜀為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

稱焉

李密少仕蜀為郎數使吳密有才辯吳人稱之  
梁范縝仕齊為尚書殿中郎武帝永明中與魏氏和  
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縝及從弟雲  
蕭琮瑯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  
國  
陳阮卓為德教殿學士副王詒聘隋隋主夙聞卓名  
乃遣河東薛道衡瑯邪顏之推等與卓談論賦詩厚  
禮遣還

陸琰為直嘉德殿學士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瑯邪王



厚聘齊及至鄴下而厚病卒琰自爲使主時年二十餘風神韶亮占對閒敏

魏太原王陸叡與隴西公元琛並持節爲東西二道大使褒善罰惡聲稱聞於京師

游明根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樂安侯使於宋宋使明僧暲相對前後三反宋武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

王椿爲征虜將軍都督慰勞汾胡汾胡與椿北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

宋弁爲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於南齊南齊司徒

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爲氣槩譽烈不逮李處而體韻和雅舉正周邃過之

李系少聰慧有才學爲司徒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梁與其二兄前後將命時人稱之

北齊魏收爲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辨收詞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皆敬異先是南北稱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爲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

李渾爲光祿大夫兼常侍聘使至梁梁武謂之曰伯



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嘗侍曾經將領今復充使文武不墜良屬斯人

李湛字處元渾子也涉獵於文史有家風爲太子舍人兼嘗侍聘陳渾與弟繪備俱爲聘梁使至湛又爲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之門

崔瞻爲散騎常侍聘陳瞻辭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乃言嘗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其見重如此

後周崔彥穆爲御正大夫陳氏請敦鄰好詔彥穆使焉彥穆風韻閒曠器度方雅善玄言甚爲江表所稱唐李大亮爲涼州都督貞觀八年發十三道大使巡

省天下大亮持節使劍南激濁揚清甚獲當時之譽馬懷素爲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等充十道黜陟使素處事平恕當時稱之

廉慎

夫使於四方古所慎擇廉以自守行之惟艱矧復交兩國之權將出疆之命或巡行風俗或勞徠戎狄而操心有素執節彌厲臨財無苟秉義益高斯固皇皇有光使乎之美者矣

陳阮卓爲鄱陽王錄事時平歐陽統交阯夷獠徃徃相聚爲寇抄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



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衣裝無佗時論咸伏其廉

北齊李繪初仕東魏典散騎常侍為聘梁使前後行人皆通啟求而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

袁聿修武成太寧初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命考校官人得失經歷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遣送白紬為信聿修退紬不受與邢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欣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竟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

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唐蘇世長為天策府學士太宗貞觀初聘于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受賂遺朝廷稱之

杜暹為監察御史玄宗開元中承詔往磧西覆窵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史獻鎮守使劉遐慶筭不叶更相執奏至磧西蕃人賫金以遺暹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於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大驚度磧追之不及

歸崇敬代宗大曆初為倉部郎中充册立新羅王使



故事使新羅者至海東多有所求或攜資帛而往貿易貨物規以爲利崇敬一皆絕之東夷稱重其德關播德宗貞元中爲刑部尚書充送咸安公主及册可汗使奉使來往皆清儉謹慎蕃人悅之

趙退翁貞元中爲給事中充咸安公主出降廻紇副使前後使廻者迄多私齎繒絮蕃中市馬廻以規利退翁無所營求人歎美之

馮伉貞元中爲膳部員外郎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卒充弔贈使抱真勇遺伉帛數百疋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

後唐郭崇韜自莊宗爲晉王時爲中門使專典機務及李存審牧鎮州帝命崇韜慰撫之三軍閤府庫或有以珍貨遺賂者韜都無所受但以書籍數千卷歸陳又性孤執尤廉於財明宗長興中嘗自舍人銜册晉國公主石氏於太原晉高祖善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可於又宜陳一謳頌以稱高祖之美可邀其厚賄耳又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旣損國綱且虧士行又今生所不爲也聞者嘉之

知禮



古人有言曰明君之使臣也任以事而不制以辭是知虜四牲之榮通二國之好苟非知禮勤王之士博聞強識之流豈能宣揚德美協和親鄰是以張旃入境拭玉通好動咸遵於彛典言必協於令則俾乎聳觀不倦逃聽無譏增輝於本朝變風於殊俗斯則見重於識者揚芳於史氏不其宜哉

管仲齊大夫齊侯使仲平戎於王魯僖公十二年使隰朋平

戎於晉平和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晉周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

仲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

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

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

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勲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

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

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

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周王閔襄王時為宰周公天子三公冢宰聘于魯魯僖公三十年饗有

昌歜白黑形鹽昌歜昌蒲蘆白熬稻黑熬黍形鹽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

昭也武可畏也則有侏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

嘉穀鹽虎形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以象武也以獻其功吾何

以堪之



孟獻子魯大夫聘於周宣公九年定公以為有禮厚賄之

韓宣子晉大夫聘於周魯宣公二十六年靈王使請事問何事來

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佗事矣起宣子名禮諸

侯大夫入天子因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不敢斤尊王聞之

曰韓氏其昌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

失其後韓宣子如楚送女反魯昭公五年鄭伯勞諸圍圍鄭

地名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故

叔弓魯大夫聘于晉昭公二年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若使鄉勞

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

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遥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

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之祿也得通若命則於

已為榮辱敢辱大館敢不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

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忘國忠

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已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已也

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明年叔弓如

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

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為之辟佐惠伯曰公事有公利

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椒也服言叔弓之

禮有禮弃疾楚公子也如晉魯昭公六年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



吉從鄭伯以勞諸祖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祖鄭地固請見

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弃疾賢而有禮以其乘馬八匹私面

私見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

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犯

田種不樵樹不采蕪也不抽屋不強句誓曰有犯命

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舍不為暴

主不恩賓恩患也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

公孫青齊大夫青頃公之孫盜殺衛侯之兄縶公如死鳥

齊侯使青聘于衛魯昭公二十年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

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

事辭曰將事行聘事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

無所辱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北也命已使

比衛臣下臣不敢貳貳違命也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炤

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言受聘當在宗廟也乃止止不

行聘事衛侯固請見欲與青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以為相見之禮

見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為乘馬喜見敬已

故貴其物賓相擷擷行反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

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

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親友臣

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知禮 卷之九 年四

芋尹蓋陳大夫楚子西子期伐吳魯衰公十五年及桐汭宣城

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為楚所

代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歛於棺造於朝介將

命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

然墮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

介芋尹蓋對蓋貞子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

也薦重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副也無

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墮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奔世廢日

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

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

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理也於是乎有朝

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

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

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

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霍士

死者霍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殞

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言芋

尹蓋知禮

蜀陳震字孝起建興中為尚書令吳稱尊號以震為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

奉使部 卷之九 年四 二十三



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  
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  
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  
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  
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  
聘叙好踐界踴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  
秋譏之望必啟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旅誥衆各自  
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  
所宜

吳紀陟大帝遣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  
宋袁湛晉末爲尚書左僕射時高祖北伐湛兼太尉  
與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高  
祖冲讓湛等隨軍至雒陽住栢谷塢泰議受使未畢  
不拜晉帝陵湛獨至五陵致敬時人美之  
後周趙文表爲車騎大將軍使突厥迎皇后進山儀  
注皆令文表典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禮度







之軌察言行而辯淑慝覽形勢而洞權變明其措置  
 之損益識其事機之成敗詳究國體翼宣王度自非  
 沉謀內蘊遠慮兼至澄止水之鑒而不撓包周物之  
 智而旁通又曷能見於未萌若符契而可驗斷夫大  
 事顛丹青之皎然哉

仲孫湫為大夫齊侯使湫省魯難仲孫歸曰不去慶

父魯難未已時慶父已還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

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

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顛而後枝

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

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間擣貳離而相欬者則當因而問

覆昏亂覆敗也霸王之器也霸王所用以器為喻

叔與為周內史襄王使太宰文公及與賜晉文公命

太宰文公王鄉士王子虎也上卿逆于境逆迎晉侯郊

勞郊迎用館諸宗廟館舍也舍宗廟尊王命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上公

饗饗饋設庭燎設大燭於庭及期命于武宮期將事之日武宮文公之祖武

公之廟命設桑主布几筵主獻公之主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獻公死

已父於此設之者文不次繼於惠懷虞故立獻公之

主自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之禮筵席也

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說云衣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帝昭謂此士服也

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服內史贊

升子之冠奉使部

卷之六十五



之三命而後即冕服

三以王命命文公文公三讓而後就

既畢賓饗贈

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以宴好

實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饗饗之

屬也如公受王命以侯自侍之禮大宰上卿而言公者尊之是也

丙史與歸以告王

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

謂小鄉逆於竟晉侯勞

奉禮義成

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

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

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

道訓且禮所以觀

忠信仁義也

能行禮則有此四者

忠所以分也

心忠則不偏

仁所以

行也

行仁則有思也

信所以守也

信守則不貳

義所以節也

制事之節

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

得其度也分均

無怨行報無價守固不偷

偷苟且也

節度不攜其何事不

濟臣入晉境囚者而失

四者忠信仁義

臣故曰晉侯其能禮

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

樹種也艾報也豐厚也

王從

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

逮及

及惠後之難王出在鄭

後惠

周惠王之後襄王繼母陳媯也僞有寵生子帶將立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襄王之後媯氏

王廢媯氏周大夫頹叔桃季奉子帶以翟師伐周王適鄭處于泥事在魯僖公二十四年

晉侯納

納王於周殺子帶在僖二十五年

於是乎始霸

劉康公為卿士定王八年使康公聘于魯

劉畿內之國康公王

鄉士王發幣於大夫

發其禮幣於魯大夫

季文子孟獻子皆儉

二子魯卿文子齊仲無扶之子季孫行父也

叔孫宣

子東門子家皆侈

二子魯大夫宣子莊叔得臣之子叔孫僑好子家東門襄仲之子公

奉使部

卷之六十五

三



孫歸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平叔父也

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

臣聞之為臣必君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肅整也宣偏也

也惠愛也敬恪恭儉臣也其何事不徹徹達也其何任不堪

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長世多歷

年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庇復

也恭儉節用無取於民國人說之故其宗族可以覆蔭也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

匱而不恤憂必及之志在奢侈不恤人之窮匱故憂患必及若是則必

廣其身廣大務自矜大不顧其上且夫臣人而侈國家弗堪亡之

道也王曰其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

不可以事二君東門大夫叔孫鄉也位在人爾而侈其上重而無基故不可以事二君

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叔孫

下鄉季孟上卿若皆蚤世猶可蚤世即世也其家猶可以免若登年以載

其壽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必亡家必亡也及魯宣公卒定公十六年

赴者不反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東門子家謀去三桓如晉未反

宣公卒三桓逐其家遂奔齊簡王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

簡王定王之子者宣伯僑如也

叔孫媯魯大夫昭子也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

心居桐門語畢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

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





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 貴身故尚禮 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

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矣 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

樂大 心出

吳公子札聘于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 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

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舉何以堪

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牛亂起本 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

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

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

與邑是以免於藥高之難難在昭八年 聘於鄭見子產如

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

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矣

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侈謂伯有也

韓宣子為晉大夫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

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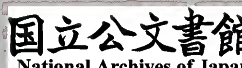
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

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

不復行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導之以訓詞奉之以

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

范昭齊人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





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景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觶具矣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謂大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舞之太師曰宜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觀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

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漢劉敬為郎中號奉春君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帝大怒使人使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其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尚讀曰瘠瘦瘠也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句注山名在鴈門兵已業



行帝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

汝切械繫敬廣武誠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馮門遂往至平城匈奴果

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

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

擊者矣迺封敬三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

汲黯為謁者東越相攻武帝使黯往視之不至吳而

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之使

公孫弘侍詔金馬武帝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

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帝不聽後終

以開西南夷為勤勞

魏衛覬為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為紹援關中

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書侍御

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覬

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

引為部曲覬書與尚書令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

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

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

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疆一旦變動必有後

憂夫監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

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



以豈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日盛此疆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監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覬還

吳沈珩大帝時爲西曹掾使魏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爲賊設姦計終不久慙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爲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挈延英雋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

薛珣爲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景帝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後梁柳莊爲鴻臚卿及隋文帝輔政明帝令莊奉書入闕時三方構難隋文懼帝有異志及莊還謂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陽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難猥蒙顧託梁主奕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



梁將師咸請與尉遲迥連衝進可盡節於周氏退可  
 席卷南山唯帝疑不可會莊至自長安申隋文結託  
 之意遂言於帝曰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  
 難王謙消難姓常人之下者非有糾合之才况山東  
 庸蜀從化日近周氏之恩未洽於朝廷臣料之迥等  
 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人以觀其變  
 帝深以為然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帝謂  
 莊曰近若從衆言社稷已不守矣

後魏秦王翰之子儀有筭畧道武將圖慕容垂遣儀  
 觀釁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帝作色問之  
 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  
 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釁將內起是可計之帝以為  
 然

元洪超武邑公受洛之孫頗有學涉乘賊亂之後詔  
 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冀部還上言冀土寬廣  
 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  
 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

李順為四部尚書使沮渠蒙遜迥太武問與蒙遜往  
 復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  
 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又綏集荒陬遠人頗亦畏



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垂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輿敬者行之本未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祿以臣觀之不復周歲矣太武曰若如卿言則効在久遠其子必復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對曰臣畧見其子並非才雋豈能保一隅如聞燉煌太守牧撻噐性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太武曰朕今方事于夏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五三年間不足爲晚且停前計以爲後圖旣而蒙遜死問至太武謂順曰言蒙遜死

今則驗矣又言撻立何其妙哉朕尅涼州亦當不遠源懷宣武時爲車騎大將軍持節巡行北邊因上表曰景明以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蓄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腹美瘠土荒疇以給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諸鎮水田請衣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已上奪祿一周北鎮邊蕃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餘人黎庶怨喏僉曰煩猥邊隅事勢實少畿服請主帥吏佐五分減二詔曰省表具恤



民之懷已勅有司一依所上下爲永准如斯之比不  
便於民損化害政者其備列以聞時細民爲豪疆陵  
壓積年在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  
之邊者凡四十條皆見嘉納

辛雄孝莊初爲度支尚書兼侍郎中關西慰勞大使  
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  
非時役徭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  
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  
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耆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  
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旣久禮儀罕習如有闔門和穆

孝悌卓然者宜表其門閭仍啟曰臣聞王者愛民之  
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  
曰樂之六曰喜之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罰則  
生之也薄賦歛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  
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徃代敷春  
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悅近  
來遠亦是今時臣旣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  
所宜行若不除煩救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  
號王人往還有費於郵亭皇恩無逮於民俗謹率愚  
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帝從之因詔民七十者授縣



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年百歲從三品將軍  
北齊封隆之爲東魏尚書右僕射孝靜武定初北豫  
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使  
爲內應輕薄之情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  
安靜文襄密書與隆之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者宜  
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之以恩旨旣行理無追改  
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脫或驚擾所虧處大乃啟神武  
事遂得停

後周張軌爲都督從太祖征侯莫陳悅悅平使于維  
陽見領軍斛斯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  
以日爲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  
經國武可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愚所測椿曰誠如  
卿言真可恃也

楊尚希爲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令尚希撫慰山  
東河北至相州聞國哀與相州總管尉遲迥發哀於  
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  
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明迥方  
覺令數十騎路追之不及遂歸京師隋高祖以尚希  
宗室之望又背迥而至待之甚厚

隋薛道衡高祖時爲內史舍人兼散騎嘗侍聘陳使



因奏曰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實由永嘉已後華夏分離劉石符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畧周齊兩立務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降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蕃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

唐鄭元璠太宗時爲鴻臚卿貞觀中使突厥還奏曰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爲驗觀其六畜並已疲羸部落皆有菜色而牙肉炊飯化爲血咎徵如此不出三年

必當覆滅俄授左武侯大將軍頃之突厥果敗

賈言忠爲侍御史高宗乾封中裨將薛仁貴旣降扶餘川遂沿海畧地與行軍總管李勣大軍相會時言忠受詔往遼東支度軍糧使迴帝問以軍事言忠盡其山川地勢且言遼東可平之狀帝問曰卿何以知其可平也對曰昔隋主親率六軍覆於遼東左者人事然也煬帝無道軍政嚴酷舉國受殃天下離心玄感一唱狼狽而返身死國滅自取之也先帝親往問罪其所以不得者高麗未有釁也諺曰賊無曆隄中道迴今高麗久矣其政人心不附男生兄弟內離迤



相攻擊脫來奔願為鄉導彼之情偽盡知之矣以國  
家富疆陛下明聖將士齊力滅之必矣且臣聞高麗  
秘記云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將來滅之自前漢之  
末高氏節有國事及今九百年矣李勣年登八十亦  
與其記符同又高麗頻歲饑荒賣鬻男女無故地裂  
狼狽入城蚡鼠穴於國門之下夷俗信妖迺相驚駭  
天意如此人事如彼臣切為以是行不再舉矣帝曰  
卿觀遼東諸將孰賢對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  
寵同善雖非門將而持軍政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  
威名遠振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

持重有統御之才雖頗有忌前之癖而臨事能斷然  
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者莫及於李勣帝深然其  
言遽遣使齎重書以慰免勣等

狄仁傑為冬官侍郎克江南巡撫使吳楚之俗多淫  
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  
員四祠

田歸道為左衛郎將則天聖曆初默啜將至單于都  
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又奏請六胡  
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天后不許默啜深怨望遂拘  
繫歸道將害之歸道辭色不撓更責以無厭之請並



論以禍福默啜意稍解會有制賜默啜粟三萬石雜  
綵等并許結婚歸道乃得還

長孫晟爲奉車都督初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  
招女妻之改封大義公主開皇七年攝圖死遣晟持  
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  
可汗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寶器  
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公劉  
昶其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  
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  
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

閭晟至京師具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  
謬荅曰檢校容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  
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夫恥雍  
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高祖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  
藩拉殺大義公主

唐唐儉爲天策府長史檢校黃門侍郎貞觀初往使  
頡利說誘之遂獲隋蕭后及楊正道以歸太宗謂儉  
曰卿觀頡利可圖不對曰衞國威恩亦望可獲遂令  
儉馳傳虜庭示之威信頡利部落欣然定歸欵之計  
因而兵衆弛懈李靖率輕齎掩破其牙帳頡利遂北



走儉脫身而還

郭元振爲通泉尉則天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之時吐蕃請和乃授元振左武衛鎧曹充使聘于吐蕃吐蕃將大論欽陵請去四鎮兵分十姓之地朝廷使元振因察其事元振還上疏曰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難消息者唯吐蕃與默啜耳今吐蕃請和默啜受命是將大利於中國若圖之不審則害必隨之今欽陵欲分裂十姓四鎮兵此誠動靜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塞其善意恐邊患之起必甚於前若以鎮不可救兵不可在則宜爲計以緩之籍事以仍

之使彼和望未絕則其惡意亦不得頓生且四鎮之患遠其涼之患近取捨之計實宜深圖今國之外患者其涼瓜肅是也關隴之人久事屯戍向三十年力用竭矣脫其涼有不虞豈堪廣調發耶夫善爲國者當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夷夏晏安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諸部接界懼漢侵竊故有是請此吐蕃所要者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則北爲漢患實在茲輦斯亦國家之要者今宜報欽陵云國家非恡四鎮本置此以扼蕃國之要分蕃國之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於蕃恐蕃力漸疆易爲東擾必



實無東侵意則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  
部落亦還吐蕃如此則足塞欽陵之口而和事未全  
絕也如欽陵小有乖則曲在彼矣又西邊諸國款附  
歲久論其情義豈可與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  
害未審其情實遙有分裂亦恐傷彼諸國之意非制  
馭之長策也則天從之又上言曰臣揣吐蕃百姓倦  
徃戍久矣咸願早和其大論欽陵欲分鎮四境統兵  
專制故不欲歸欵若國家每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儻  
不從命則彼蕃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  
廣舉醜徒固亦難矣斯以離間之漸必可使其上下

俱懷猜阻則天甚然之自是數年間吐蕃君臣果相  
猜貳遂誅大論欽陵其弟贊婆及兄子莽布支並來  
降則天仍令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鄉率騎以  
接之後吐蕃將趨莽布支率兵入寇涼州都督唐休  
璟勒兵破之元振參其謀以功拜主客郎中

裴耀卿爲戶部侍郎玄宗開元二十年禮部尚書信  
安王禕受詔封契丹詔以耀卿爲副俄又令耀卿齎  
絹二十萬疋分賜立功奚官就部落以給之耀卿謂  
人曰夷虜貪殘見利忘義今齊持財帛深入寇境不  
可不爲備也乃令先期而徃分道互進一朝而給付



並畢時突厥及室帝果勒兵邀險謀劫襲之北至而  
耀卿已還

後唐李嚴為客省使奉使于蜀時王衍失政嚴知其  
可取使還具奏故平蜀之謀始於嚴

晉桑翰維初為高祖太原掌書記高祖建義太原首  
預其謀遣為書求援於北虜虜巢應之俄以趙德鈞  
發使聘虜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虜帳述以始終  
利害之義虜心乃定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奏詞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五

立功 招撫

立功

周官行人著用節之制小雅四牡歌有功之來斯蓋  
膺出疆之選者能奮奇畧以集巨伐繇是申勞徠之  
典形風雅之詠焉自漢而後或殊鄰猾夏申嚴禦備



德教未洽逆節萌起或羈縻之不絕或反側以猶闔  
 桀驚滋熾草竊羣聚捐負盟約憑恃險固然後奉詔  
 告馳傳遽踐不測之境申風諭之旨見機有作豈俟  
 乎終日徇死無貳所期於必勝用能素定奇計布昭  
 天聲糾合異俗徵發士伍大則致戎首於街邸次則  
 窮叛黨於巢穴係纍驅獲捷音至克宣威信底靖  
 疆場故雖矯借王命擅持利器誠足尚其可專而懋  
 以賞典也

漢傅介子北地義渠人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  
 皆殺漢使者昭帝元鳳中介子為駿馬監使大宛因

詔令責樓蘭龜茲殺匈奴使者還奏拜中郎遷平樂

監介子請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

無所懲艾

艾讀曰艾

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

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

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

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

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意不親介子

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

綉行賜諸國

徧徃賜之

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

帛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

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



王謂密有

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

屏人而獨

壯士

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

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

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

詣闕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宣帝本始中從軍擊匈奴

軍罷為郎初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汗為

外國所苦

苦謂困辱也

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

域諸國新輯

輯與集同集和也

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

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

諸國客至伊修城

伊脩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

都尉宋將

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

莎車國名萬年

其王名也莎素和反

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

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

奴矣是於攻劫南道與重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

不通

鄯善音善

都護鄭吉較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馮

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

亟惡

也音居力切

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

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

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



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

奉世遂至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

名馬象龍而還言馬形似龍帝甚說說讀日悅下議封奉世

嘗惠為光祿大夫先是烏孫公主上言匈奴發騎田

車師車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天子救

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宣帝本始二年遣惠使烏

孫公主及昆彌皆新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

烏孫取連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欲

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

擊匈奴唯天子出兵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

萬騎五將軍分道出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克國武牙將軍田順渡遼將軍

范明友前將軍韓增以惠為較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翊

侯以下五萬餘騎翊即翁字也翁侯烏孫官號也從西方入至右谷

蠡庭谷音鹿蠡音黎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行胡浪切名王騎將

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羸橐駝五萬餘匹羊六

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

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

謂失印綬及節為辱命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

遂封惠為長樂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

功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較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



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言至前所

傳命而行也風讀曰諷 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

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

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

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元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

無罪惠曰即如縛姑翼來吾置王置猶放也王執姑翼詣

惠惠斬之而還

陳湯字子公元帝時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

副較尉先是宣帝時匈奴垂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

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

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疲弱降漢不

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

繇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兼北偁起屬切令音零

三因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因辱漢使

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

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

衡以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

人郅支單于鄉化未醇鄉讀曰嚮不雜日醇醇今厚也所在絕遠宜

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

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



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畜謂受養也使無鄉從之

心鄉讀曰嚮嚮從謂向化而從命也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

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

憂臣幸得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

桀言鄧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

嬰大罪嬰帶也必遁逃遠舍不取近邊舍止也沒一使以

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送至庭單于庭帝以示朝者禹

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

奉世以為可遣帝許焉既至鄧支單于怒竟殺吉等

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女

妻鄧支鄧支亦以女子康居甚尊敬鄧支欲倚其威

以脅諸國倚音於綺切鄧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

城殺掠人民歐畜產歐與驅同下皆類此烏孫不敢遣西邊空

虛不居者且千里鄧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

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

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支解謂截其四支也都賴鄧支水名發民作

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

歲遺康居北河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闐蘇然則闐蘇即奄蔡也歲遺者言嘗所獻遺之物遺戈

季切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死尸也

鄧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凡



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

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其驕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

嫚如此建昭二年湯與延壽出西城湯為人沈勇有

大慮多策謀喜奇功

喜許吏切

每過城邑山川嘗登望既

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

本屬匈奴今邛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嘗

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擊伊列西取

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国危矣

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国中去国二萬里謂西域且国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

其人剽悍

剽輕悍勇也剽手妙切又匹妙悍胡幹切

好戰伐數取勝久畜

之必為西域患邛至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

疆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

歐帥之令從隨也

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

之往保安也

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

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言凡庸之

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

延壽猶豫不聽

與讀白豫

會其父病湯循矯

制發城郭諸国兵車師戊巳較尉屯田吏士延壽聞

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叱延壽曰大命已集會豎

子欲沮衆邪

沮止也壞也音才好切

延壽遂從之却勒行陣益

置揚威曰白虎合騎之技一

技則別為部軍故稱技耳湯時新置此等諸技

名以為一聲也

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



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兵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尉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闐音填殺掠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謂輜重也音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勿抄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間謂密呼也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

居貴人貝色男子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弟

母之弟即謂舅者皆怨單于繇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

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

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

單于弃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

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

壽湯因讓之讓責也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

人見將軍受事者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

計失客主之禮也忽忘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

盡罷讀曰皮度大各切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



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傳讀日敷

度切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幟讀曰幟音式志切數百人被

甲乘城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

餘人夾門魚鱗陳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

招漢軍曰闕來更互也音子行切百餘騎赴營營皆張弩持

蒲拍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

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薄迫也四面圍城各

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叩射城中

樓上人叩讀日仰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

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

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

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之往也郅

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

乃被申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

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下騎

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夜過半木城穿

中人卻入土城乘城乘登也呼大故切吹下亦同時康居兵萬餘

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環繞也音患和卧切夜

數犇營不利輒卻犇古奔字也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大呼

乘之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



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

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

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昇得者

昇予也各以與所得人昇必寐切 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

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于城郭

諸國所發十五王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謂所發諸國之兵為鄧支王者也 於

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混同也音

胡本 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

藩唯鄧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疆漢

不能臣也謂漢為不能使鄧支臣服也 鄧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

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

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陣克敵斬鄧支首及名王以

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橐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即若今鴻臚客館也崔

浩以為橐當為橐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在維陽西京蓋無也 以示萬里明犯

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

延壽繁蒲切 以為鄧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

聞知更胡行切 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枯骨曰骼有肉曰胔

賜切 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

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夾谷地名即視其也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

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





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

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

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

不與湯與猶許切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不法者私

自取之不依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

疏言已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

師入日振旅振登也旅衆也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勞力到切今司隸反

迹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帝立出吏士令縣道

具酒食以過軍

文忠為關都尉屬賓王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

漢使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廼與客屈王子

陰未赴其合謀攻屬賓殺其王立陰未赴為屬賓王

授印綬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初為金城太守以病免

後歲餘烏孫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翁侯大亂徵會

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

兄末振將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

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己較尉諸國

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

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



徑是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未振將骨肉相殺漢公  
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劔擊殺  
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靡者未振將  
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令  
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橐街烏  
孫所知也昆彌以下復曰未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  
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  
爲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  
下號泣罷去會宗遂奏事公卿議賜爵爲關內侯黃  
金百斤

後漢吳漢字子顏光武於廣阿拜爲偏將軍光武將  
發幽州兵問鄧禹可使行者禹因言漢即拜大將軍  
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  
勅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  
漢無備出迎漢即兵將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  
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  
耿純爲前將軍建武二年真定王劉楊造作符讖與  
綿勇賊交通光武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  
楊楊閉城不內副等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  
所過並使勞慰王侯密勅純曰劉楊若見因而收之



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傳舍

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也

遣使

與純書欲相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

如欲面宜出傳舍時楊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

細或作緝

各擁兵萬衆人自恃衆強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

之兄弟并將輕兵在門楊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

請其兄弟皆入迺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

怖無敢動者

班超為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後奉車都尉竇固出

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

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

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

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

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

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

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醉

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

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

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

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



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駭可珍盡矣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之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狂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

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

趙岐獻帝時爲太僕奉迎車駕到陳留得篤疾遂不至興平元年徵趙岐會帝當還雒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隳惟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雒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



裴茂為尚書獻帝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儒有功封列侯

魏張既為議郎參鍾繇軍事及袁尚并州刺史高幹舉并州反河內張晟眾萬餘人無所屬寇滎澠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使既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并州封既武始亭侯

後魏奚斤為鄭兵將軍明元即位斤循行州郡問民疾苦章武民劉牙聚黨為亂斤對平之

周幾為左民尚書泰嘗初行唐民負險不供輸稅幾與長孫道生宣示禍福于時郡縣斬叛胡翟猛省於林慮山猛省遺種竄於行唐及襄國幾追討盡誅之李煥為治書侍御史孝文時楊泰叛任城王澄率并肆兵以討之遣煥單車入伐出其不意泰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喻逆徒示以禍福於是凶黨離心莫為之用

于昕孝明時為武川鎮將孝昌中使驕驍與阿那瓌擒逆賊破雒汗聽明出六斤等轉輔國將軍北中郎將

後周伊婁穆初仕後魏為給事黃門侍郎廢帝二年



穆使於蜀屬伍城郡人趙雄傑與梓潼郡人王令公  
鄧朏等搏逆三萬餘人阻涪水立柵進逼潼州穆遂  
與刺史叱羅協率兵破之增邑五百戶

趙昶初仕後魏文帝為華州都督先是汾州胡叛再  
遣昶慰勞之皆知其虛實及大軍往昶為先驅遂破  
之以功封章武縣伯

辛昂明帝武成中為小吏部武帝天和初使蜀懷輯  
蜀民及使還屬巴州萬榮都民反攻圍郡城過絕山  
路昂謂其同侶曰凶狡狂悖一至於此若待上聞或  
淹旬月孤城無援必淪寇黨欲救近溺寧暇遠求越

人苟利百姓專之可也於是募通開二州得三千人  
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  
壘賊既不以虞謂有大軍赴救於是望風瓦解郡境  
獲寧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即於軍中賞  
昂奴婢五十口繒綵四百疋

隋趙仲卿初仕周為畿伯中大夫王謙作亂時仲卿  
使在利州即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為謙所攻仲  
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  
長垣縣公邑一千戶

裴矩為給事即奏舍人事高祖開皇十年奉詔巡簡



嶺南未行而高知慧汪文進等相聚作亂吳越道閉  
帝遣矩行矩請速進帝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  
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所部將同師舉圍東衡  
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為  
聲援矩進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破之  
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  
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其渠帥為刺史縣令及  
還報帝大悅命昇殿勞苦之顧謂高頴楊素曰韋洸  
將二萬兵不能早渡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  
弊卒徑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

爵聞喜縣公

李景字道興為鄜州刺史後與上明公揚紀送義戒  
公主於突厥至嘗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  
為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援之力戰三日殺虜甚  
衆

長孫晟為開府儀同三司仁壽元年詔楊素為軍元  
帥征突厥達頭可汗晟為受降使者軍次河北值賊  
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  
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晟

唐謝叔方為左親衛中郎將奉使靈州招輯突厥會



失哥邏祿等叛部落叛兵三千於籟瀆水上圍叔方甚急叔方率屬奮擊虜衆乃解還至柔遠縣發伊州兵往諭延施與其遊軍會擊大破之

李大亮為散騎侍郎時樊鄧未平因遣大亮安集之所下者四城拜安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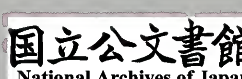
契苾何力為左驍衛大將軍高宗龍朔元年九姓叛以何力為鐵勒道安撫大使乃棟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賊大驚何力謂曰國家知汝被誑誤遂有翻動使我捨汝等過皆可自新罪在酋渠得之則已諸姓大喜共擒偽葉護及設特勒等同惡二百餘人以歸

何力數其罪而誅之

裴行儉儀鳳中為司列少嘗伯安撫大食使擒偽可汗都之及李遮旬還

栢耆文宗太和初為諫議大夫滄德李同捷叛宿師於野者連年同捷窮蹙求降耆宣諭訖乃帥數百騎入滄州取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至德州果謀言鎮州王廷湊來劫篡耆乃斬同捷首傳而獻捷百僚稱賀

梁馬嗣勳唐末為太祖元從押牙嗣勳典客頗稱任使昭宗光化元年三月太祖令往光州說刺史劉存





背淮賊以向國又與李彥威收復黃州及武昌縣獲  
刺史瞿章俄復使光州持幣馬以賜劉存會淮賊急  
攻光州存與嗣勳率兵大戰而走之又遣使於蜀及  
歸得其助軍資實甚多天復中太祖迎昭宗於岐下  
軍至華之西闔使嗣勳入見韓建即時同出迎謂及  
羅紹威將殺牙軍遣使告於太祖求為外援時安陽  
公主初卒於魏太祖乃遣嗣勳率營直官千人實兵  
伏於橐內肩舁以入於魏聲言來致祭會葬牙軍不  
之覺天祐三年正月十六日夜嗣勳與紹威親軍同  
攻牙軍至曙盡殪之

後唐李嚴同光中為客省使於蜀時王衍專據坤維  
部曲離心知其必可取使還具奏蜀主之狀與師之  
日必有成功故平蜀之謀始於嚴郭崇韜起軍之日  
乃以嚴為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五  
千先驅閣道或馳詞說或滅以兵鋒大軍未及所在  
降下延存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請李司空先來予  
即舉城納款衆咸以為討蜀之謀始於嚴衍其言將  
誘而殺之欲不令遽往嚴聞之喜曰俟魏王至吾兩  
人大功立矣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於母前以妻母  
為託即令引蜀使歐陽彬迎謁繼岌

魏王 三川平  
名也



招撫

周官司馬有憚人之職掌誦王志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斯古道也若夫新造之邦民懷去就薦饑之歲下有攘奪或連城叛渙陷赤子於匪人或靈旗濯征困齊民於物役以至殊俗欵附勅寇盪平天災流行比屋凋弊繇是申擇雋望奉宣國命布露恩詔導揚德澤陳之以禍福譬之以逆順用能定萬眾之反側悟積年之迷妄勞徠安集撫懷存卹使從亂者知歸慕化者無斃兇狡革慮逋播還復者焉向非窮理而達變研幾而適道周物之智罔滯臨

難之節不奪者又曷足以膺是選哉

漢司馬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

行取

口畧夜郎焚中皆西南夷也

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

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渠大也

巴蜀民大驚恐武

帝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告諭巴蜀民以非帝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

來入朝覲豫享祀也一日享獻也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番禺南海郡治也東



伐越後至番南夷之君西楚之長嘗効貢職不敢情

故言右也南夷之君西楚之長嘗効貢職不敢情急延頸舉踵喁喁然喁喁衆口皆鄉風慕義欲為臣

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致至夫不順者已

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

五百人各以奉幣衛使者不然不然之靡有兵革之

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以發軍之法為驚

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

意也當逃者或亡逃自賊殺賊猶亦非人臣之節也

夫邊郡之士聞蠶舉燧幡蠶如覆米箕縣著契臯頭

則燔然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攝謂張弓注流汗相

屬惟恐居後屬連觸白刃冒矢冒犯議不反顧計

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

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編計深慮遠急國家之

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折圭而爵位

為通侯析中分也白藏居列東第東地甲宅也終則

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盡忠敬居位甚

安佚佚樂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

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楚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

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諫抵至也亡逃身死無

名無善諡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



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不先者謂往日不教之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

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之若彼悼不肖

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人以為使也曉諭百姓以發卒

之事論告也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數責也讓三老孝

弟以不教誨之過讓責也責其教誨不備方今田時重煩百姓

重難也不欲召取之也已親見近縣近縣之人使者已自見而口諭之矣故為檄文以示

遠所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

亟急也縣有夷日道咸諭陛下意毋忽忽怠忽也

後漢鮑永初為更始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會更

始死永悉罷兵幅巾詣光武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

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具將故人自

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

太守於是開城而降

伏隆瑯邪東武人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

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為

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曰

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

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

作亂盜賊縱橫忤逆天心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



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分於邯鄲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較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爲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爲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逆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郡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較卽時皆降張步遣使隨隆詣闕上書獻鰓魚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奏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輯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

張純安世之孫襲爵富平侯建武五年拜太中大夫使將煩川突騎聚荆徐揚部督委輸監諸將營安集耿純爲東郡太守建武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群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將軍王嘗擊之光武以純威信著於衛地東郡舊衛地也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與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張堪爲謁者建武十一年使詣吳漢伐公孫述成都既拔堪慰撫吏民蜀人大悅



魏鍾毓為廷尉高貴鄉公正元中母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頒行赦令告諭士民

宋劉秀之為太子右衛率孝武大明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為土人所誅秀之以本官慰勞分別善惡事畢還都

梁韋載為冠軍將軍時侯景平尋奉使往東陽晉安招撫留異陳寶應等

後魏周幾為左民尚書明元神瑞中并州饑民遊食山東詔幾領衆鎮博陵之魯口以安集之泰嘗初白澗行唐民數千家負嶮不供輸稅幾與安康子長孫

道生宣示禍福逃民遂還

張靈符為中書博士文成和平中咸陽郡民趙昌聚黨作逆百姓騷動詔靈符宣旨慰諭民乃復業

李煥為司徒右長史以荆蠻擾動勅煥兼散騎嘗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

陸被獻文時襲父爵封為建安王宋司州刺史嘗珍奇以懸瓠內附而新民猶懷去就被銜首撫慰諸有陷軍為奴婢者被皆免之百姓忻悅民情乃定

韋瑱為尚書郎孝文初蠻首桓誕歸欵朝廷思安邊之畧以誕為東荊州刺史令瑱為使與誕招慰蠻左



珍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桐栢山窮深淮源宣揚恩澤凡所招降至郡縣而還

鄭義為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陽度年十五妖惑動眾擾亂京索以義河南民望為州郡所信遣義乘傳慰諭義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日之間眾皆歸附

韓麒麟為給事黃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充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

孟威為羽林監時四鎮高車叛投蠕蠕孝文詔威曉諭禍福追還逃散分配為民

盧同宣武時為諮議參軍兼司馬時秦州民反詔同兼通直嘗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後為撫軍時會營州民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為賊害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為良齋書喻德興德興乃降安輯其民而還

源懷為車騎大將軍持節巡行北邊自京師遷雒邊朔遙邊加連年旱儉百姓困弊懷銜命巡撫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

高綽字僧裕孝明初為太尉司馬其年秋大乘賊起



於冀州都督元遙率衆討之詔綽兼散騎嘗侍持節以白虎幡軍前招慰綽信著州里降者相尋

費穆爲左軍時孺孺主婆羅門自涼州歸降其部衆因饑侵掠邊邑詔穆銜命宣慰衆皆欵附

王靜爲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謐虐害城民怨叛詔靜馳驛慰諭咸即降

崔亮爲七兵尚書領廷尉卿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帖然

楊標爲車騎將軍孝武入關稽胡恃險不賓屢行抄

竊以標兼黃門侍郎往慰撫之標頗有權畧能得邊情誘化酋渠多來欵附乃有隨標入朝者

北齊封隆之初仕東魏孝靜爲河南尹丞時青徐二州士民反叛隆之奉使慰諭咸即降欵後遷尚書右僕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使爲內應輕薄之情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

封子繪爲都官尚書時冀州高歸彥作逆文襄詔子繪謂曰卿世載名德恩洽彼州故遣參贊軍事隨使慰撫宜善加謀畧以稱所寄即以某日馳傳赴軍子



繪祖父世為本州百姓素所歸附既至廵城諭以禍福民吏降款日夜相繼賊中動靜小大必知賊平仍勅子繪權行州事

後周趙昶為中都督氏梁道顯叛攻南豳太祖遣昶慰諭之道顯等皆即款附東秦州刺史因徙其豪帥三十餘人并部落於華州太祖即以昶為都督領之辛昂為車騎將軍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途艱難每苦劫盜詔昂使於梁益民之細務皆委決焉昂撫導梗化安置城鎮數年之中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群蠻今蔓州歷時未克高祖詔昂使於通渠等

諸州運糧饋之時臨信諸州民庶亦多從逆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願為用莫有怨者

隋賀若誼在魏為尚食典御時周太祖據有關中引之左右嘗使詣杏城屬茹茹種落携貳屯於河表誼因譬以禍福誘令歸附降者萬餘口太祖深奇之賜金銀百兩

宇文弼初仕周為禮部上士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詰羗前後附三十餘部後為尚書右丞時西羗內附詔弼持節安集之置鹽澤蒲昌而還



長孫晟爲右驍衛將軍頻使突厥引其內附皆晟之力也

韋冲爲散騎嘗侍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煬帝呼冲問計冲曰皆繇牧宰不稱所致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帝因令冲綏懷叛者月餘并赴長城帝降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

崔頤爲越王長史大業中山東盜賊蜂起煬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

唐裴矩初仕隋爲黃門侍郎大業初煬帝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就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三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諠譟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懾懼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之畧進位銀青光祿大夫武德未建成被誅其餘黨尚保宮城與官軍決戰詔矩令至東宮曉諭之官兵乃散



淮安王神通高祖從父弟也武德四年五月竇建德  
博州刺史王羨求降神通爲使者慰撫山東下三十  
餘州建德之地悉定

張河初爲高祖大將軍戶曹參軍從至賈胡堡令河  
還鎮并州尋遣慰撫山東燕趙之地爭來款附

殷矯初爲太宗渭北道元師長史時關中群盜往往  
聚結衆無適從令矯招慰之所至皆下

李嶠爲監察御史時嶺南邕巖二州首領反叛發兵  
討擊高宗令嶠往監軍事嶠乃宣朝旨特捨其罪親  
入獠洞以招諭之叛者盡降因罷兵而還高宗甚嘉

之

裴懷古則天時爲監察御史時姚雋道蠻反詔懷古  
往招輯之懷古申明賞罰賊徒歸附者日以千數乃  
俘其君而還後爲司封郎中時始安賊歐陽倩擁徒  
數萬剽陷州縣授懷古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  
纔及嶺飛書招誘示以禍福賊徒迎降自陳爲吏人  
侵侮乃舉兵耳懷古知其誠懇乃輕騎以赴之左右  
曰夷獠難親未可信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於神  
明況於人乎因造其營以慰諭之群賊喜悅歸其所  
掠財貨納於公府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盡來款附



嶺外悉定

宋慶禮爲大理評事充嶺南採訪使時崖振等五州首領更相侵掠荒俗不安承前使人懼其炎瘴莫有到者慶禮躬至其境詢問風俗示以禍福於是安堵遂置鎮兵五千人

劉晏肅宗寶應二年爲吏部尚書平章事時吐蕃犯長安既平帝命晏充度支轉運等使如上都宣慰晏至上都奉宣詔旨百姓以晏舊京尹觀者如堵既宣恩煦無不怵息

奚陟爲中書舍人德宗貞元中江西淮南淮西大雨爲災命陟勞問巡慰所在人安悅

殷侑爲虞部員外郎憲宗元和中王承宗在鎮州拒命憲宗命侑爲使以招諭之承宗遂稟朝旨獻德棧二州及遣兩子入覲

栢耆爲右拾遺元和十五年鎮州王承元歸國移鎮滑州朝廷賜武德軍賞錢一百萬貫令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軍人書錢未至浩浩然騰口穆宗詔耆往諭耆耆至今承元集三軍宣導朝旨衆心乃安

李遜爲散騎管侍長慶中鄆州李師道疑恐穆宗命遜馳赴東平諭之師道得其語意即請効順旋爲其



下所惑而止

崔茂為諫議大夫克劔南東西兩川宣慰使西川承  
蠻寇之後戎宣撫兼再定征稅廢置得所公私便安  
晉華湯琪後唐初鎮耀州莊宗同光末平蜀川獲秦  
州遣湯琪撫而蒞之一境大稱肅然

册府元龜

招撫



